



神僧傳

明刊
九本

神僧傳目錄

第一卷

圖書

摩騰

僧會

耆域

佛調

第二卷

道安

曇始

慧遠

曇霍

佛陀耶舍

法蘭

朱士行

法朗

法慧

曇猷

法顯

鳩摩羅什

曇邕

曇無竭

世高

訶羅竭

佛圖澄

曇翼

法曠

法安

僧朗

佛馱跋陀羅

送天
宗師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紹

悟詮

第三卷

曇無懺

杯渡

曇諦

求那跋摩

僧亮

道生

曇摩密多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勒那漫提

僧意

道豐

僧稠

寶公

阿禿師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群

第四卷

慧通

邵頌

法願

寶誌

香闍黎

道琳

嵩頭陀

阿專師

達磨

通公

僧林

慧約

檀特師

植相

陸法和

尚圓

法聰

僧安

傅弘

慧思

第五卷

普明

玄光

明達

道舜

道先

法安

智顛

智曠

法亮

慧侶

法喜

普安

道英

法進

僧朗

惠祥

無相

明恭

曇詢

智滿

智晞

惠主

明淨

智璨

知苑

大志

智聰

善道

第六卷

法順

志寬

世瑜

玄奘

法敏

慧璿

豐干

寒山子

拾得

法沖

通達

岑闍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洪昉

華嚴和尚

清虛

金師

第七卷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迴

虔寂

元珪

通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鑒源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懶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第八卷

地藏

鑒貞

無漏

不空

道昭

玄宗

惠忠

崇惠

靈坦

慧聞

難陀

和和

義師

代病

廣陵大師

靈默

澄觀

隱峯

圓觀

智誓

素公

弘道

清公

惟瑛

文爽

鑑空

無著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懷信

知廣

從諫

普聞

懷濬

辛七師

簡師

契此

阿足師

惟靖

齊州僧

蜺子和尚

扣冰古佛

全宰

延壽

全清

自新

法本

點點師

行遵

僧緘

智暉

谷泉

鑛師

志言

宗本

悟新

淨梵

道隆

靈芝

常羅漢

膽巴

神僧傳目錄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羨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為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錐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

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曰：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弟。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子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

讓國出家脩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既而遊方。遍
歷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
神迹。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
不稱。每輒對隊音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
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
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
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
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
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
填陌。莫不駭其奇異。已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遊化
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
度昔同學。行達邾音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

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旅
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使呼上。
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邾亭廟神。周迴千里。
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
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
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
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
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
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

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却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慳。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厲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

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嫁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

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
脩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
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
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
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脩造。
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
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
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肅然毛豎。由
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
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
綱糾詰其由。罵駢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
也。苟能留吾真體。福尔如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

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躄似欲行者。衆
議偃其靈軀。寘於窀穸。人力殫絕。畧不傾移。遂遷于勝
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幡蓋。果實衣器。
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
產。兵士葷血。觸汚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
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
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
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
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
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
是授火救產之僧。自尔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閩
閩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旛上獻。感應胥鑿。

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聾盲漢地。王即不聽。賣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目斂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元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耆域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個儻神奇。任

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後成羣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為作禮域胡髭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噐時咸云昔聞此正實以作噐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湍水寺兩脚孿屈不能起行域往

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噐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鼻氣燻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噐中有若淤泥者數升鼻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讐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

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興念。為煮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患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

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畧素奉法。澄即投止。黑畧家。黑畧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畧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彗孛見於上。怕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

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畧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遣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謀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

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勅字世龍。謂澄朝已。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勅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坵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勅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

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勅。其眾甚盛。勑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勑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勑宥波。遣還本國。勑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僭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勑。勑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勑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勑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纜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尔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弥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為兒。勒愛之甚重。忽暴

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紉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咲曰。昨夜尔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尔不識乎。佐愕然愧

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秋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畧還。說墮羗圍中。東南走馬之。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黑畧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羗。兇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癱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毋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息也。何有

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丸城皆被
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
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日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
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
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盡。
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國
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
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
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
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
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
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
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
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
離。張良。茅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
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恠未已。遊獵無
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
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
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
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
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
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
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
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

神傳卷一
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

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尔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羨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懼。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艸宮也。虎不從。以鐵鑊穿宣頷。掌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尔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已

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骸骨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歿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

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兇彊。虛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人道。一百

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皝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嚙其辭。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彊不毀。雋音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

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將止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况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淨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賫繩牀。自隨於間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滄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

